援鶉堂筆記

援鶉堂筆記卷第十一　　經部

春秋左傳二

桓二年傳以郜大鼎賂公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按北宋本濟陰城武縣當作濟陽成武縣惠云晉志有濟陽無濟陰

鞶厲游纓註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疏云賈服等說皆與杜同唯鄭元獨異云云而於禮記疏引熊氏云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為鞶囊故云鞶袠也其曲護註說不同如此

晉侯之孫欒賓傳之疏此人之後遂為欒氏蓋其父字欒按疏以欒賓之父為公子欒賓為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

氏故以欒爲欒賓父字耳然則子可氏其父耶余疑欒氏蓋以欒賓佐桓叔以有晉國其後子孫氏之亦或晉侯命之氏耳

今晉甸侯也注諸侯而在甸服者疏謂晉距王城遠不容此數疑周禮設法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余謂此或準晉初封言之未必指東遷後也

三年經不書王桓公十八年書春王者四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九年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書春正月悉皆無王左氏無文杜註云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穀梁傳曰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

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註云以王法終始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說而非杜氏劉光伯規過云經不書王乃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王室猶能班歷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哀十二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非魯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既言歷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楯以此立說難得而通案春秋經之闕文

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大雨霖僭咎如瀆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劉氏此言可謂中杜之失矣孔疏必欲申之謂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爲亦遙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乃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余謂孔疏景靈以後王不班歷可以遙稟稱王桓文以前不班歷而遙稟者獨不稱王乎杜氏背經信傳既足令人張目而孔疏又爲之扶同文過飾非何功於經祇爲門戶黨同放異計耳

齊侯送姜氏傳今本註云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於讙公子則下卿送公子公女按此係釋文非註宋本無

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傳父在故名何休膏肓非之云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余謂此等疑皆非左氏之舊爲左氏學者之說也杜預因隨聲杜撰爲攝父之職出聘列國皆不根也

五年經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趙伯循云經文甲戌下當記陳陀作亂事全簡脫之

冬州公如曹按此州國如杜註在城陽淳于縣後十一年隨絞州蓼伐楚又一州也彼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覝䀎按禮記曾子問老䀎釋文他甘反然作字亦異䀎啟字從目從冄老聃字從耳從冄覝䀎䀎字釋文無音文十八年王使尹氏與䀎啟訟周公於晉釋文乃甘反則覝䀎亦乃甘

反

龍見而雩註遠爲百穀祈膏雨按論語疏引杜此註云杜預云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今此本遠爲句上無此五字又此疏舉注文亦有此五字則注係刊本脫失也頃校惠本亦無

啟蟄而郊始殺而嘗杜以爲郊與嘗烝皆在建寅建酉建亥之月而疏申之以郊亦在下限建卯之月嘗亦可在孟秋建申之月烝亦可在建子之月則此秋大雩者何不可在下限乎又疏云月節有前有卻若使節前月卻卽爲非禮此秋大雩是建午之月耳而傳言不時明涉其中節（一作氣）故譏之余謂此年中節必在月前亦無可據過時之譏未見其允又康

成註月令據此傳以五月爲非亦未見其確然也劉氏意林於大雩下說引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見呂氏春秋

六年經春正月實來杜註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註亦承五年冬傳淳於公如曹也余按既云承五年冬傳則杜分經之年與傳相符甚屬不安且此註杜自添註解傳本聯而屬之不煩此註也

詩韓奕實墉實壑疏云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實之也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實爲寔訓之爲是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趙魏之間寔實同音故字有變異

也按此則傳本作實又按成二年傳鞏伯實來覲禮伯父實來鄭註今文實作寔親其九族註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疏云漢世儒者說九族有二異義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鄭康成從之而駮異義今此杜註猶是戴禮歐陽等說其稍異者以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鄭康成駮

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也余按如杜註數之但有八族耳簡去五屬之內無九族也且據杜解亦與許戴歐陽之說不同彼云母之父姓母之母姓妻之父姓妻之母姓此但云外祖外祖母妻父妻母是不同也但此註非已之同族一本非作并[illegible]必若所云人之無姑無從母無女子子無女昆弟者多矣是世之備九族者少也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程泰之演繁露云言周人常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他時嘗避者亦正讀而無避蓋不敢申其尊於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余謂注疏解此義本愜當蓋此一句承上不以之文而起下

所廢之不可也如新安之云文義亦不順矣
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註物類也謂同日蓋本史記以日爲物按昭七年傳士文伯曰六物不同晉侯曰何爲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又莊三十二年傳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當皆是杜所本
七年經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以爲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公羊以爲失地穀梁以爲失國劉原父以爲遷於楚而化其俗不能以禮自顯陳君舉以爲魯在泰山之下鄧穀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不應朝桓故貶之凡此諸說皆不愜乎人心也余謂聖人書此見中國之君不能自振而漢陽諸國之見食於楚也蓋楚之方盛也穀鄧之君

猶未卽安於楚而來朝乎魯向謂中國之可恃也其後楚日強而江漢諸國日見吞噬其後鄭魯諸邦且修歲事於楚而不暇給則此來朝者可復冀乎故聖人謹書之且著其名焉以志乎僅此焉爾又疑凡傳說經之語皆經師之語羼入之非左氏之本然也此經傳趙子常之說最善

十年冬戰於郎我有辭也云云按救齊事僅閒五年耳六年之事載於前左氏必不煩序於此疑經師之說

十一年經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傳齊衛宋鄭盟於惡曹杜註宋不書經闕余謂如果經闕書宋者傳何不略明之且左氏當亦本策書若果策書有之則當序列於諸國之上而左氏以補經闕改而退之於衛下其可憑乎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註四邑隨絞州鄖也按鄖乃蓼之誤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註君謂屈瑕也疏大夫不得稱君楚僭王號縣令稱公故呼卿爲君大夫正法當呼爲主余按周禮太宰職九兩繫邦國之民六曰主以利得民先鄭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

師克在和不在衆註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正義曰古文尚書泰誓云云按杜引傳不引尚書昭二十四年傳又云今泰誓無此語杜不見古文也

十二年傳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註句瀆之丘卽穀丘也釋文瀆音豆惠云穀丘之穀音彀一言爲穀二言爲句瀆余謂此卽緩急聲呼也又曰合聲

荒谷冶父註皆楚地■按酈道元曰湖水東通荒谷荒谷東岸則有冶父城盛弘之荆州記曰荒谷今竹林是也又曰江陵縣東三里有三湖湖東有水名長谷又西北有小城名冶父盛記見御覽

羅與盧戎兩軍之注盧戎南蠻釋文盧或作廬音同案唐盧潘廬江四辨引杜注云盧亦爲廬盧戎南蠻也

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逵此與楚莊之入自皇門及於逵路何異鄭幾不國矣宋僅取大宮之椽諸侯斂兵而退何也襄十三年傳云弗地曰入註云勝其國邑不有其地此不書入何也宣十二年書圍亦不書入

十五年傳周氏之汪註汪池也按瑕覆於周之汪見僖三十

三年傳

十六年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按此當卽位後迫急子可娶於齊年亦當十五六矣旣而宣取姜氏而生壽朔壽可代兄之死朔又與宣姜構急子度其年卽甚少蓋十餘歲而宣公立僅二十年耳則云宣姜爲急子所取之婦而衛宣自取之者疑不然也衛宣公立以隱三年十二月至十一年八年卒於桓十二年十一月在位二十年衛惠公立以是年至十六年十一月出奔齊盡魯桓十八年至莊五年六月入於衛居齊八年卒於二十五年　大約傳本簡書而莊以前事多闕[illegible]其所本不詳而傳聞不必實

十七年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按晉書律

歷志後秦姚興時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云命歷序言孔子爲修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朔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其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服虔解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乃三統歷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漢歷於義毋乃遠乎傳之違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在朔司歷過再失閏也考此年交分交會應此月不爲再失閏也莊公元年不書卽位左傳謂文姜出故也公羊穀梁二傳亦同以姜出爲義然其下又書三月夫人孫於齊則是姜在魯

也傳說強通之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於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穀梁傳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念之也疏駁之云史之所書據實而錄未有虛書其事者夫人若遂不還則孫已久矣何故至是三月始言孫乎然公果若念及於母自可迎使來歸何以反書其孫又禮三年之喪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爲練而云接練錄變存君念母也疏之辨善矣然杜氏以爲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卽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此說亦猶未盡按桓公之喪去年四月已至自齊文姜不應此時尚留齊不還也如以爲

文姜以懼不敢還魯則何不於公喪至自齊之下即書孫乎
夫公喪之至大事也使夫人俱出而不俱至史惡得而不書
乎於彼不書孫則俱還可知矣及是魯人復以公死爲辭故
姜慚而孫耳不稱即位註云不行即位之禮夫父死於齊讎
不能復文姜親與弑公自絕於魯若果緣其出而不即位此
不稱即位即與隱閔僖同實不即位也則聖人於此與之乎
抑非之乎余謂桓公之死至是九閱月矣莊公不能復讎魯
人不能討文姜之罪故不書即位蓋貶之也當是固未嘗不
行即位之禮矣傳家皆以姜出爲辭是所謂舍其大而舉其
細者且如所言是猶與莊也恐聖人之意未必爾矣
魏書景吏寶援傳引服虔注此傳云文姜通見齊襄與殺公

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實深故經書夫人三月遜於齊此卽公羊說耳

三月夫人孫於齊傳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余謂父弑母出此人生之深痛而漫云禮也何其疏而不切乎又此云絕不爲親前云以文姜出不稱卽位二義不融余疑此非傳之本有蓋後之爲左氏學者襲二傳之說以解經耳　正義又云去姜氏者若言夫人不是齊女不姓姜氏宗應絕之義傳言禮者爲夫絕兄禮之義也按如疏言然則是齊女姓姜氏則不應乎原杜之意蓋云經之去姜氏以絕齊夫人之應與齊絕其義當如此文姜不然故書以示義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書姦也按此等不辭之甚必非

左氏語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齊之劇縣古紀國也春秋紀侯去其國後改爲劇魯連子曰胊劇之人辯者也漢别爲菑川後幷北海西去齊城九十里

樠木正義曰此字之音或爲曼云云疑此亦釋文而誤入正義蓋正義未見有音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此著於經皆以爲天之變異而釋文乃侈大其事以爲佛生之瑞且此四月辛卯杜以長歷推之爲四月五日又周正之二月也而今以夏正之四月八日當之其可乎故陶隱居作論亦以此爲難

杜以傳云夜明故云日光不以昏沒而恆星爲所掩也此自

强釋傳義經豈云爾乎

文姜會齊侯於防疏引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於防按

今定五年傳作房防房古字通也

八年經甲午治兵疏周禮中春云云按諸所引文已見隱五

年傳樹按此斥正義重複也

齊人殺無知疏引釋例云云已見隱四年經注

九年經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註不稱公戰公敗諱疏

此戰雖諱猶書敗升陘之戰敗亦不書者彼爲獲公冑恥諱

之深故不書敗也然則此喪戎路傳乘而歸爲勝獲公冑乎

疏之曲說如此

十年經荆敗蔡師於莘註荆楚本號後改爲楚案詩正義引

賈逵曰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荆州亦以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荆者非爲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荆不若用賤楚之故以荆言之

十一年傳大崩曰敗績疏然敗績者按善注文選凡用然則多無則字

十二年傳蕭叔大心註叔蕭大夫名余謂以叔爲名則大心何謂也叔疑爲字如鄭叔段之稱共叔而段其名也此大心爲蕭叔之名　疏卿大夫采邑之長則謂之宰公邑之長則曰大夫此則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附庸例稱名故杜以叔爲名按疏雖據後朝公之文但宋可以國封人而爲附

庸乎杜蓋據宣十二年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故知爲宋之附庸也又昭十一年傳申無字曰宋蕭亳實殺子游與鄭京櫟齊渠邱衞蒲戚同故知爲宋之邑而蕭叔爲大夫也

十四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註鄭地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

鄭子儀在位十四年其爲傅瑕所弒而不書於經杜註云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十九年子頹之亂及後王處於櫟及王之復入皆不著於經何也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註繩譽也惠云呂覽四月紀曰周公旦作以繩文王之德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鄭

註書紀也

十六年經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註滑國都費何義門云滑都費孟子所謂費惠公也秦人入而弗有至定哀而仍存余謂費惠公此魯之費邑閻百詩謂是季氏之後近之若河南緱氏則遠矣

周公忌父出奔號惠王立而復之註惠王立在此年之末正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莊王元年當魯桓十六年卽位十五年而崩僖王元年當魯莊十三年卽位五年而崩惠王元年當魯莊十八年卽位在十七年而杜於莊十六年末註云惠王立在此年之末顯與史違疏以爲不違非也

十八年經秋有蜮註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王伯厚曰

沙隨春秋例日云有蜮蜮音特惠云蜮當作螟說文曰吏冥冥犯法即生螟螣唐公肪碑又作螣詩作螣即螟螣也呂覽任地篇云大草不生又無螟蜮高誘曰蜮或作螣食心曰蜮食葉曰螣兗州人謂蜮爲螣音相近也螟蜮皆害禾者故書於春秋若短狐不須記也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閽敖游涌而逸注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案御覽盛弘之荆州記曰江津東十餘里有中夏洲洲之首江之汜故屈原云經夏首而西浮夏首東二十餘里有涌口所謂游涌而逸二水之間謂之夏洲首尾七百里又水經曰江水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入焉酈道元注曰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二水之間春秋所謂閽

放游涌而逸者也

十九年經夫人姜氏如莒無傳杜以爲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余按不知何爲如莒遽以爲姦於義不安且姜氏以桓三年

來魯至莊十九年共三十五年姜氏之齒亦非少矣

楚伐黃註黃今弋陽縣按弋陽今光州光山

五大夫奉子頽以伐王按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莊三年

書葬桓王自此後莊王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及十九年傳

見子頽之亂而經不書及後王處於櫟及王之復入皆不書

何也

二十二年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正義曰易之爲書揲著求

爻重爻爲卦爻有七八九六其七八者六爻並皆不變卦下

總爲之辭名之曰彖余謂七八九六皆以質數言之亦揲之而後知耳無以七八當彖之理

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註若以甲乙日至先䏚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余謂此解至之日可也以其物享焉其於十干何所處乎

二十三年士蔿註士蔿晉大夫案國語韋昭註曰士蔿劉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輿也

二十四年經曹羈出奔陳疏蓋爲疑辭案宋本蓋上有稱字

二十五年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註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余按此杜自以長歷推之而以辛未當爲七月朔傳未有云也此下

唯正月之朔云云疑後人襲昭十七年平子之語而孱入之不則前此經師引此以解用牲於社之非而引傳文耳後人誤爲傳文遂莫能辨若傳當日本有此文則此周六月乃宜鼓之月何云非常且左氏似亦未以六月爲七月之失若當日推其當在七月則亦必正其失矣前儒嘗有全引經傳而不芟去長語疑此正月以下云云近之

二十八年經冬築郿杜註郿魯下邑不詳其地案水經濟水逕微鄉東注曰卽春秋之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惠云眉與微古字通特牲饋食禮云眉壽萬年鄭氏云古文眉爲微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註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爲北

余案汲郡古文云魏襄王十一年翟章救鄭次於南屈韋昭國語註曰二屈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然則或云二二當爲北者妄也

三十二年經築臺於秦註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按東平本作東郡

虢多涼德案說文引爾雅云獍薄也曹憲廣雅註獍音良世人作獍薄之獍水旁著京失之矣

公築臺臨黨氏釋文云黨音掌郭忠恕云黨氏之黨音之仰反與鄉黨字別哀十一年傳侯於黨氏之溝註朝中地名

使鍼季酖之疏晉諸公讚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櫟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鴆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得鴆以

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傅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按隋志有晉秘書監傅暢晉諸公讚二十一卷世說及文選注亦多引此書暢祗之子也

閔二年公薨不書弒又不書地諱國惡也劉原父春秋權衡云古者史不諱國惡惡有不記者其罪死女史典彤管之法記宮中之事事有不記者其罪亦死按女史不記過其罪殺之毛詩靜女傳有其文其云史不記國惡其罪死者未詳所出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按此傳當在有文在其手曰友之下

齊人遷陽註陽國名疏不知所在余按地理志東海郡陽都縣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也又城陽國陽都縣下應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

立戴公以廬於曹註廬舍也按公劉詩曰於時廬旅毛萇曰廬寄也管子中匡曰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

尨涼冬殺按說文引作牻椋云椋牻牛也

僖元年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檉註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疏傳言盟於犖犖即檉也按水經注澇陂水自陳城西北而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澇城北王隱曰犖北有谷水是也犖即檉矣杜預謂在陳縣西北非也檉小城也在陳郡西南

四年傳無以縮酒說文引作莤一日莤榼上塞也詩伐木有酒湑我傳云湑莤之也是先漢皆作莤
穆陵無棣京相璠日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司馬貞日今淮南有穆陵關是楚之境
五年傳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按依讀殷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注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余按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疑傳有脫文蓋鄭時或城其國邑或以新密之警而速城之杜氏不審妄聯爲說而劉原父亦据文而施駁難非也若以杜注解傳文不可通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

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云云劉原父云左氏許男降楚楚子赦之實無此事諸侯救許許圍已解何苦自辱追降於楚哉此非人情也又是後許男嘗與諸侯會亦足以知其初不降楚也余謂諸侯退而許降服於楚則諸侯當有聲其罪而興師者而不聞也則傳言非也又昭四年椒舉言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疑皆傳聞不實而太史公本此遂實以爲微子之事豈可信哉

虞不臘矣註臘歲終祭衆神之名疏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按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惠校作漢改曰臘臘者獵

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余按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鄭注臘謂以田臘所得禽祭也杜蓋用鄭說又按續漢志季冬之月星廻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注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為之說非典文也

七年經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傳秋禘同致哀姜焉非禮也穀梁以為致成風劉原父從之余謂此自僖公夫人姜氏當從公羊為允閔公卒時年八歲僖公於閔不過差長耳想未及二十蓋諸家概以不云婦姜而云夫人之故耶

小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註寢小寢同同盟惠校本同盟下增言諸侯夫人有罪不以禮終則不當致十四字旁又書云疑是服註按十四字疑何義門語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註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告余謂即使以今年告仍當書其崩之年月而可從其來告之時乎

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按八年十二月王崩九年夏有事於文武賜胙

以是藐諸孤按潘岳寡婦賦孤女藐焉始孩使傅奚齊而言諸孤弃及卓子之屬耳

十年經晉里克弒其君卓劉原父云十年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左氏傳九年十一月殺卓子此據夏正十一月卽周正月矣采獲兩書誤其前後耳杜云從赴非也按劉說是傳書晉事晉用夏正經用周正奚齊曰殺其君之子而於公子卓曰弒其君卓則又卽位踰年稱君之可據者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註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疏云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譜以爲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修杜云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也余按史記管晏列傳云子孫世祿於齊十餘世索隱按世本云莊仲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

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豫豫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能涉涉產帶凡九代也

十三年傳謂百里注百里秦大夫按杜注不以百里爲井伯然孟子及史秦紀所言自別有本

十四年傳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按周禮仲夏敎茇舍注舍草止也詩召伯所茇毛傳茇草舍也此云拔舍當謂拔起所舍止耳申包胥之乞師也立依於庭牆而哭若謂拔舍卽草舍豈足狀晉臣之痛迫哉

涉河侯車敗註晉侯車敗也疏云云按以侯爲晉侯以侯爲諸侯皆非辭也疑當時車之名耳敗者自是秦車敗不得云劉規杜之非頗見亭林亦云車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

十五年傳震夷伯之廟按此經書於戰韓原之前而傳列於後疑傳之九月卽經之十一月傳從夏正月杜氏改經從傳以己卯當在壬戌之後遂强割傳文耳疏霹靂字惠校俱改劈歷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註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按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註與此同昭四年經云楚伐吳遂滅賴公羊傳於此年賴作厲釋文云厲如字又音賴公羊僖十五年釋文云厲舊音賴則知厲與賴本一國古字同也司馬彪曰汝南褒信縣有賴亭故賴國

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註河外河南也按韋昭國語註河外河東也

東盡虢略註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按當作從河曲南行而

東

此篇傳文註文闌入自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凡四十二字孔疏云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耳云云惠云案此則傳四十七字正義所無而淳化刻本亦闌入此一節

自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晁杜註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凡三十字惠云乃釋文誤作註然宋本無余舊乙此與惠同但釋文云凡四十七字是並乃舍諸靈臺五字數之也如孔疏所舉止四十二字今靈臺下有杜註文則此五字正義本有之

姪其從姑註於火爲姑用 堂云火當爲兌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釋文云先君之敗德及絕句可數乎

一讀及可數乎余謂後讀是

十六年經是月六鷁退飛唐石經作是月也案碑也字係旁

添

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

春遂城而居之注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爲此冬

梁王傳余謂杜氏自割裂傳文以附經耳何云承前年傳不

復言秦耶

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註須句在東平須昌縣

西北按酈元水經注以爲杜注非也引地理志曰壽昌西北

有朐城者是也

二十二年蠭蠆有毒按李翊夫人碑作蠭蠆說文作蠆云或从蚰又云蠇蚌屬从䖵萬聲非毒蟲也

公及邾師戰於升陘釋文作登陘

二十三年傳懷其安實敗名唐石經其作與

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按石經本謀字下旁添飲之酒三字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杜註匜沃盥器也揮湔也按特牲饋食禮尸盥匜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鄭注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賈疏揮振水使手乾今有巾故不揮也左氏傳公子重耳在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

之懷嬴怒是也按杜鄭二注解揮字義別孔疏義亦仍杜

國語自明蓋秦穆不告之以懷嬴恐其以爲子圉之妻而惡

惡名也公子不知爲秦伯之嫡而使與彼四人同使之從

御而奉匜盥故懷嬴於旣盥而揮覆之而發其怒耳

二十四年傳取臼衰按注解縣東南有臼城臼衰守臼城者

耶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按此注堵俞彌鄭大夫是以

士洩爲一人乃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注公子

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是以鄭公子士爲一人錢受之

集中已言岳珂本以士字爲讀洩屬士爲誤据宣三年傳則

俞彌亦文公子又鄭有洩駕則此洩堵或卽前二十年傳之

洩堵寇然揞俞彌爲文公子則洩堵豈亦公子耶

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孔疏云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爲穆故文子爲昭武子爲穆按自后稷至太王十三世則以后稷爲太祖而不窋以下昭穆次之疏爲得矣即以僖五年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推之亦同余向疑周追王太王疑太王以下始列昭穆非也

鄂不韡韡按韡此及毛本俱作韡

申息之師戍商密註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按續漢志劉服注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張儀與楚商於之地據此則杜注疑有脫文按晉書地理志云荊州南陽江夏襄陽南鄉魏興新城上庸七郡屬魏之荊州武帝平吳

分南鄉立順陽郡然則劉服注以南鄉丹水爲二縣而杜作注据魏時南鄉自郡名余舊記疎謬

二十六年傳室如縣罄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而貣糧縣盡朱子云國語作縣磬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左傳蓋借罄爲磬而杜氏誤解韋說得之見韓文考異上崔考功虞部書

二十八年傳獻狀按顏籀匡謬正俗謂獻騁脅容狀爲嗤弄之言猶言晉人謂拜賜之師

褻僖負羈氏按氏家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於洮註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書之何云杜預既葬除喪之邪說至此而窮故作遁詞

楚子伏已而盬其腦錢牧齋云建安本伏字絕句已音以岳珂及淳熙本皆伏已絕句已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絕句余按注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罪則當從伏已絕句爲得若僅楚子伏何由知晉侯之上向而得天也

王謂叔父按王稱晉爲叔父昭九年稱晉爲伯父又昭九年則景王也猶上稱晉惠爲伯父蓋天子諸侯不爲世次矣

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正義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允征總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稱大禹謨以下爲夏書也按如疏所云則傳云夏書左氏乃本之伏生耶惠氏云夏書

二典皆夏史所作故謂之夏書此孔子刪書之本也故墨子明鬼曰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伏生改爲虞夏書已失孔子之舊梅頤又改爲虞書全失古義

甯子職納橐饘焉橐饘注橐衣囊饘糜也按宣二年傳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

三十年傳秦軍氾南按此及前二十四年天王適鄭居於氾陸氏竝音凡惟江有氾以韻讀之音祀又漢書高紀破曹咎兵於氾水卽東氾水也小顏云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祀然則此字音讀有殊而非二字也

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注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按隱五年十年桓十八年莊三十二年閔二年僖三

十一年宣三年凡七見
曰季使過冀見冀缺何云水經注汾水經冀亭南郤缺耨
處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都也杜預釋
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即此
烝嘗禘於廟祫禘說記檢此疏
三十三年秦師伐滑寰宇記云古滑國今偃師縣南緱氏故
城之東按此即僖二十年鄭人入滑昭二十六年傳王次於
滑是也又莊三年公次於滑注陳留襄邑縣有滑亭此在今
睢州境非此秦師所及也

援鶉堂筆記卷第十二　　經部

春秋左傳三

文公元年經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註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何義門云禮有君薨還圭之禮見白虎通

傳於是閏三月正義引漢書律歷志云云何云數年不置閏有是理乎

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註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酈注水經蔡澤陂水東逕匡城北城在新汲縣之東北即扶溝縣之巨亭亭在匡城鄉左傳伐緜訾及匡即此今陳留長垣縣南有匡城即平邱之匡亭也襄邑又有承匡城匡居陳蔡之間往往有異邑矣凡載酈注何舊記

夏六月盟於垂隴註垂隴鄭地按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酈元曰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註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按左傳杜氏之義爲得公羊喪娶似非經意

二年傳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註明堂祖廟也按周書大匡解曰勇知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通典魏高堂隆議曰周書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言勇而無義不登堂配食

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按君子之言亦不足据桐傳史克作

頌以祀僖公孔疏已有說意此時尙未有魯頌

縱逆祀按獨以逆祀責文仲則知魯之司寇兼掌春官

四年經秋楚人滅江何云義陽郡治也世謂白茅城其城門而不方闞駰曰江國也嬴姓也今其地有江亭然秦江同盟未聞同姓也楚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非徒同盟兼同姓乎且江遠於秦而逼於楚何由而與秦盟以理揆之同姓之言得其實矣後漢志亦云安陽故江國嬴姓水經作義陽者晉之郡治卽漢之安陽縣屬汝南郡晉分南陽置義陽而以安陽爲義陽郡治

六年經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註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正義云云按告朔朝廟禮是一是二更詳之

七年經城郚註魯邑卞縣南有郚城按續漢志晉國卞縣有

郚

十年傳王在渚宮按江陵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處荆山以供王事遂遷紀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秦拔鄢郢以漢南地而置南郡焉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分爲二國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呂氏春秋所謂禹自塗山南省南土者也是郡取名焉漢臨江王被徵而軸折自此北門不開由王非以考終也景帝二年改爲江陵縣

十一年傳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注錫穴麇地按胡渭云錫今漢中府興安州白河縣按御覽引盛弘之荆州記曰當陽

本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麇至於錫穴穎容釋例麇在
當陽
十二年經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劉敞云此事當在成九年而
誤置於此陸淳已言之
襄糧坐甲註未戰坐之於地按昭二十七年傳曰王使甲坐
於道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
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策馬撾按文心雕龍書記篇春
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此以
策爲書想賈服舊有是說而彥和仍之
其處者爲劉氏正義深疑此句乃東漢尚讖求通左氏學者
插註此語按襄二十四年疏則此疏駁異乃劉炫之說非孔

疏也余謂漢承秦滅學之後文敎未遑而已置秦晉梁荊之巫以祀其先劉向作頌已有在秦作劉之語豈得云東漢尊尙圖讖之日而插註此辭乎且向學穀梁者也如左氏本無豈藉此以求其道之通哉

邾文公卜遷於繹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按宣十年經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注繹與此注不殊又哀七年傳魯人以邾子益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注云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余疑負瑕故邾之繹而魯人得之易名負瑕與豈卽宣十年公孫歸父所取之繹與邾遷於繹而歸父所取之繹則國於何地孔疏亦不甚確

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

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高哀耳何以稱子哀乎昭公之不道
蓋以欲去羣公子當時穆襄之族强而偪君豈得罪其君而
怨其臣不道之云意亦出於弒君者耳子哀之奔安知非見
襄夫人公子鮑之亂而避者乎大約左氏疑亦有道聽塗說
者非悉出於簡書也

十六年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注馹傳車也成五年晉侯以
傳召伯宗注傳驛昭二年子產乘遽而至注傳車按漢書田
儋傳田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臣瓚曰廄
置謂置馬以傳驛者又高紀橫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者若
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註郊甸之帥按甸與乘通帥甸即帥

乘也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政丘乘即丘甸師甸者稍人也

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按昭公無道亦無明徵襄夫人殺之而書宋人豈專罪其君乎

冬十月子卒註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何云既葬稱君之說至此詞窮

宣二年傳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按自趙盾爲政已畏楚矣宗競之言飾詞耳

三年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惠云郭璞云左傳禁禦不若張平子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注云逢遇

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注不應略於上句而
詳於下句當从郭璞張衡爲正
四年傳鬬穀於菟注穀奴口反按奴口反則讀上聲字當作
穀監本毛氏本與此作穀疑誤　論語注名穀亦作穀推釋
文作穀奴斗反云本又作穀　箴尹克黃自拘司敗王曰子
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何云此事又在劉更
生之前
八年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注舒蓼二國名正義曰
二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按此孔氏之妄說舒蓼二國名自
杜原文非轉寫之誤如以爲一國者但云國名足矣豈必云
一國乎

十二年經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公羊疏云案諸家皆有此文惟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

武曰無競惟烈注故成無疆之業宋本彊作疆按正義實無彊也宋本無作為與詩疏合則正義於杜注讀作無彊與陸音異

師出以律否臧凶周易陸氏音鄙据杜不也則讀方有反從王肅也晉初宗王肅矣

沈尹將中軍注沈或作寢寢縣也余疑此寢尹即孫叔敖也蓋不必至叔敖之子而始封寢邱矣下云孫叔敖疑舊記差殊而左氏亦有不及審正者　成七年子重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

於民生之不易注於曰也按於吁同不必從釋詁爲曰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顧氏杜解補正曰注傳氏曰兵法十五乘爲偏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按桓五年傳先偏後五杜注二十五乘爲偏

楚許伯御樂伯余疑許伯或即許偃樂伯豈即養由基耶駒伯注郤克上軍佐也何云駒白郤錡字克之子必有一誤

若爲茅經哭井則已已舊讀紀余謂若爲茅經亦無祉之言言井上若爲茅經者則哭井即是則已者當時方言也如今北人言罷則

十四年衞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注以女妻之何云室祿也周書有一室之祿謂祿其子襲父位自一室至千室卿之祿

也周禮謂之宅田杜注以女妻之鑿矣
投袂而起註投振也惠校呂覽云莊王方削袂聞之投袂而
起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正義駁劉炫云云按下謀
其不免也正是論聘朝之賓耳劉說是孔氏但守一家之言
而不能擇善而從亦何貴矣
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惠云周郙郭銘云王格於宣射古文榭
作射劉逵注吳都賦引外傳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知
榭卽射也說文無榭字後人妄增益之不可不知孔詩正義
大雅抑引楚語射不過講軍實知唐時尙作射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左氏之傳多從各國簡書信文以

後言晉事多善過其實蓋晉史粉飾也
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注此策書之通例也按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此非桓公在也而稱公子故杜通之
成公二年傳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按先大夫之稱春秋時人多謂其國之先世爲大夫者此稱先大夫則謂狐趙之屬也鄢陵之戰楚子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則謂子玉也檀弓趙武拜張老之頌從先大夫於九原正義謂文子之祖父也范蔚宗後漢逸民傳稱范泰先大夫宣侯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注燒蛤爲炭以瘞壙按蜃炭爲二當從劉光伯之說杜氏誤註孔疏曲成其違且云炭亦

可謂灰謬也周官既有掌炭掌蜃而掌炭則有炭物灰物之徵令掌蜃則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白盛之蜃分明二事何云一物乎東樹按燒蛤爲炭炭卽灰也今粤中所用皆此物樹所目驗注疏似不謬

是天子蠻注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按此本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母云子貉之妹

五年傳春原屏放諸齊公穀經傳相附本二家自爲釋經之體左氏則經傳各自爲書而注家分列傳文於經每年之下故事每患割裂

六年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宮按齊桓之霸僖公與於會盟遂盛張伐楚及淮夷之功於詩鞏之戰從晉而立武宮此魯之日衰也

十一年傳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按
以出母之子女爲外弟外妹見於疏
十三年傳能者養之以福註養威儀以致福陸氏曰漢書五
行志作能者養以之福小顏注之往也此傳孔疏亦云養其
威儀禮法以往適於福孔顏義同樹按顧氏已詳
呂相絕秦呂相郤魏相見十八年傳魏錡亦稱呂錡見十六
年傳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導以伐
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按此左氏仍晉史之詞耳
十六年傳申叔時對立我烝民莫非爾極惠云以下疏五條
宋本在叔時此對疏之後

襄公四年虞人之箴州音殊道音投草音芻家音姑擾音柔魏絳和戎按晉之主盟諸夏旣不能字小而又不能懾攝強楚惟魯屬之而不叛故其簡書魯得之爲詳然槪多飾詞矣

七年傳公孫穆子對恤民爲德下疏天生烝民宋本在詩小雅疏之後

九年宋災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商主大火正義曰祀大火者云云近見閻徵君若璩有書辨分野不知疏已言之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林堯叟以君爲穆姜余謂指襄公謂公必出夫人也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且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余謂此晉人夸詡之詞不足信楚是時乃事晉乎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云云余疑安有此事此皆魏氏私記記晉人張大之辭子駟之盟乃實語六卿爲政而不能得志於鄭而云楚不能與爭乎

十年會於柤注楚地京相璠曰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司馬彪曰彭城傅陽有柤水何云柤非楚地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有是理乎樹按此前一說

惠氏記

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林有夫出

征而喪其雄讀爲嬴春秋敬嬴一作頃熊熊與雄皆讀爲嬴此條或出自亭林抑何語未詳

十一年秋七月同盟於亳城北註鄭地公穀皆云京城北疏云服氏之註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惠氏案京城鄭地亳城無屬二傳是也

十三年傳使歸而廢其使注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余謂使歸而廢其使言歸而鄭廢之則必怨其君大夫也杜注非

十四年會向注蓋欲以督率諸侯奬成霸功也余謂晉何足取而云聖人奬成霸功此以左氏傳解經耳胡氏之傳得之

昔秦人追逐乃祖吾離於瓜州正義標註四嶽至燉煌而疏

但解四岳而止疑有脫失

二十年傳名臧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按先儒俱云經從策書傳從簡書近蕭山毛大可偏反之案此則其說非云其說是東樹按當

二十三年傳美疢不如惡石東坡楚語論改爲美疢余向亦疑爲鍼灸之灸疢爲字之訛今按上云疾疢也非灸明矣

二十五年傳會於夷儀之歲齊人城郟按杜注及孔疏釋文此傳宜在此年之末而特跳於二十六年春卷首爲傳寫之失今此卷刊於此卷末則讀注疏者遂不易耳東樹按今人言書有跳行見此疏

三十七年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

可也一無與宋致死四字据註但解則夫能致死五字更無與宋致死之意則無四字爲是余以守字句病字句

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注夫子謂崔杼則是春秋人稱其父亦稱夫子

二十九年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註通計少再閏按晉書律歷志載姜岌三紀甲子元歷論云傳云失閏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也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按古歷無頓置兩閏之法樹按已詳桓三年條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据疏祇柱本作多今改祇從服虔也疏引西京賦清酤多今文選善及五臣注並作㚇非多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疏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宋程大昌謂風雅頌之外別有南本朝學者頗主其說蓋炫已啟之樹按顧氏杜解補正引程未及此

三十年傳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注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劉元城曰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至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故曰三之一文公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郤缺於承筐冬十一月甲午叔孫敗狄於鹹文公盡十八年宣公盡十八年成公盡十八年至襄公三十年共七十四年以年表攷之文公十一年歲在乙巳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三十年上距文公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

亥二首六身者云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畫古亥字如此寫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者移以上二畫立置身傍蓋如者往也移二畫往於身旁也左立二畫乃二萬右重六畫乃三個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其日數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今乃差四十日者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按劉說較注詳故錄之

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按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則是春秋大夫家臣亦可稱其大夫爲公

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註買朱鉏密州二字何云安溪云買朱密州兩字切音也莒夷也語譯而通

昭公元年傳趙孟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按注冢宰謂子皮則是大國三卿亦有冢宰

老將知而耄及之者注知音智按呂覽去宥篇云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也又戰國策

趙策色老而衰智老而多

史記言晉立趙武武年十五雖未可据然傳亦云長於公宮則亦少耳計成公八年至昭元年武卒年未六十也

定王五年河徙故道及穀洛鬭後河勢愈甚劉子欲以治河事委趙孟故有是言齊人城郟晉未聞焉大叔因云晉國不恤宗周之闕也

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注四國臺駘之後按宋書沈約自序謂

沈爲允格臺駘之後引此傳沈姒蓐黃之文爲据按沈文三年叔孫得臣會晉宋陳鄭人伐沈沈潰是時未滅也後[illegible][illegible]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鷄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然君死而國存也定四年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沈滅之未審子産何預言滅也又約謂沈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此本應邵漢書注杜預注但見於經傳文之沈與陳許蔡爲近則云汝南不誤而臺駘主汾川四國守其祀傳云晉主汾而滅之其果在汝南而役屬於楚者耶廣韻又云沈聃季之後汝南平輿爲食采之邑此謬也史記管蔡世家封季載於冉且西周之前安有食采於汝南者耶其爲地遠矣　又莊十九年楚子伐黃杜据世本黃嬴姓國今弋陽縣又僖十二

年經楚人滅黃則黃有二沈亦疑非一矣．

三老凍餒註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不見養遇陸氏曰服虔云三老工老商老農老也惠氏曰古有三官服說是也四民始於管仲前此未有士出於農書有司空居四民蓋謂商農工賈三官見荀子呂氏春秋樹按惠氏今刊行補注不載此說仍云杜說是也此殆是其初說或後自改定從杜解

四年傳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疏周禮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龜鼈有甲蒲拔周禮作蒲釋文莫干反未詳何義今字書有蒲無蒲又音免音𧍧

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疏劉炫以為施者舍也臧者善也非謂施臧二氏也毛奇齡曰魯公族原有施臧二氏施則公

子施父之族臧爲公子臧之族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惠云甲稱日子稱辰時謂四時古法也以十日爲十時後人遂以十二辰爲十二時周禮浹日十日也左傳浹辰十二辰也（樹按此與今刊行補注語有詳略）

五年傳韓須受命而使矣注須起之門子按唐宰相之子稱門子觀此注則不始於唐矣　襄公九年同盟於戲鄭六卿云云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門子卿之適子又南史梁正德傳亦有薑當門子　束晳補亡詩粲粲門子

士文伯曰國無不用善則自取適於日月之災正義云云按仲達經疏屢明此義

昭七年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管子輕重甲篇有五厲之祭

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孔疏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則則魄之靈也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劉炫云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祭義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注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

聖人有明德疏身爲大夫乃稱夫子巨明意尊之而失事實樹按此節疏宜在下

九年傳楚公子弃疾遷許於夷實城父注城父縣屬譙郡按十九年傳城父注云今襄城城父縣此云屬譙郡蓋同僖二十三年楚伐陳遂取焦夷注夷城父也然則城父有二耶記

考

豈如弁髦而因以儆之疏駁劉炫之言不明了蓋劉以敝之爲親歿不髦之髦孔意以爲旣親歿不髦則親未歿雖旣冠而垂髦則此儆之乃童子之垂髦玉藻親歿不髦旣夕禮喪大祭皆有主人脫髦之文

十年傳戰於稷注稷祀后稷之處余疑此卽後之所云稷下樹按釋文已具顧氏補正亦載之何也昭二十二年傳惠氏補注亦具顧說不及釋文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惠云服虔曰斷三尺使至於較按服注見考工記輿人賈疏

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注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按王新城有[illegible]夫

于亭詩稿及雜錄自言濟南舊蹟未知其自蓋未檢傳注

十二年傳司墓之室有當道者註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惠云周官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故云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樹按惠氏補注云是其先人半農先生說

是四國者專足患也註二不襲疏引劉炫云云顧氏補正替李雲霑之說未知孰是

十四年傳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則是陪臣之家稱其主亦曰君下羣臣不忘其君亦稱季氏爲君矣

夏書曰昏墨賊殺註逸書惠云此句僞古文尚書未采

十五年傳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按晉語秦伯納公子董因迎於河韋昭曰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

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按杜讀與韋同然竊疑董之絕句爲妥

十六年傳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注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按是時鄭定公定公父簡公簡公父僖公僖公父成公成公兄悼公悼公父襄公此昆孫與爾雅不同

十八年傳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注屏攝祭祀之位按楚語屏攝之位韋昭曰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屏[illegible]氏禮書作要扇樹按此惠氏說今刊行補注加詳

二十年傳八月辛亥閏月戊辰殺宣姜何云安溪云或言春秋時閏皆十二月此處卻是閏八月也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註皆未死王

伯厚困學紀聞引此傳爲人臣生而賜諡何屺瞻云得宋本無宋字閻百詩曰若果未死而賜諡是預凶事非禮杜當以爲譏不應云終言之一字之增何啻霄壤範按此自生而賜諡非終言之也若爲杜解亦不必去未字但以未死絶句而義甚明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云云按宗魯之爲公孟死與楚弃疾之爲父子南死聖人爲二人裁之以義當如何左氏不足據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按旣因子產太叔之事而發寬猛之論則子產死矣乃復云及子產卒何也以是知左氏之記聖言不盡可信

二十二年傳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注三子晉大夫按襄二十一年箕遺已死欒氏之難此又一人耶

十二月庚戌何云安溪云十二月癸酉朔安得有庚戌乎

二十四年傳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按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與此不同疑管子書引其言而不必符其文且未有自稱武王者

二十五年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注逸詩正義曰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元云新宮小雅逸篇也其詩旣逸知是小雅篇者管卽笙也以燕禮及鄉飲酒升歌笙歌同用小雅知新宮必用小雅但其詩辭意皆亡無以知其意也按傳

曰賦則笙詩亦有辭矣今晦翁於雅南陔三章言笙詩有聲無辭說與此異記考

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是所妻爲公若女甥之女

政在季氏三世矣注文子武子平子正義曰武子生悼子悼子生平子政在季氏唯云三世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按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二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昭三十二年晉史墨對趙簡子曰文子武子世增其業又曰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

二十六年傳攜王奸命註幽王少子伯服也正義引汲冢書紀年云幽王死虢公立王子余臣於攜爲晉文侯所殺束晳云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範按若明立者爲伯服云攜王者爲非則與左氏戾矣豈云伯服爲攜王竹書稱余臣者非乎趙子常補注引疏亦作非然則束晳据紀年以證舊說攜王爲伯服者之非不與傳戾

鷇設諸曰王可弒也按此段敘事不類左氏似後人取他傳記稍就謹嚴以續入者

二十七年傳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酈注淮水篇淮水又北沙水注之云經所云浪蕩渠也淮出於荊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間揚濤北注之按沙水在今懷遠縣之西

渠水篇云沙音蔡許愼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此沙汭未詳從水少水沙見矣楚東有沙水謂此水也

二十八年傳昔有仍氏三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水經溫水注引林邑記云儋耳之民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玄國按玄妻或亦如此然以誣后夔亦齊東之語也

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公曰長叔姒生男注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正義叔向之妻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叔姒也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曰同出俱嫁事一夫也以是觀之是自以身之長幼生娣姒之名其娣姒之名不由夫之長幼也記考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按史記晉世家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趙魏韓世家並載之太史公之言爲得其實而此引孔子之言以爲義與忠以此知左氏所載多出列國之私史而記注者假聖言以飾之　自魏子爲政以下當是魏氏有國之後自紀其祖之事而後人取之以入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注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則將軍之稱不始於七國矣

二十九年傳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

按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爲尨又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按掌節所云龍節鄭注以金爲之且英蕩乃函又非玉爲之者至玉上公用尨乃以言其所執命圭之屬色雜耳豈可遂名爲龍乎且又無輔正義說非

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正義云云按此服虔之說見禮記禮運疏

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云云惠云乾之初爲乾之姤非謂乾變姤古筮法不傳魏晉人皆盲瞽矣況唐宋以後乎又云九六爲變故有同人大有之目非初九變爲初六也用

九非坤用六非乾用九則六龍乘時御天坤承乾故四其坤也用六則坤六爻皆當居正乾來據之故亦可云其乾也古法不明誤人久矣傳中姤同人之畫皆非左氏本文也惠君說易宗荀爽虞翻之說撥棄宋學故其言如此畫非左氏之本孔疏已言之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注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遂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按正義雖異服從杜注未知然否俟考 樹按惠氏從顧氏用王肅說詳具補注

三十有一年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惠云此傳服注甚詳見周禮古夢疏杜注全無道理孔惟攻服扶杜此

疏無一語及服註

三十二年傳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知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云云按此皆趙氏史篡竊之言古人之不喜左氏未爲過

定公元年傳晉女叔寬曰周萇宏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按左氏萇■違天之論最可惡樹按近儒有誣鄭清之謂南宋不宜主收復同爲悖理之言

二年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注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也余按

是時吳不畏楚楚所知也當是吳敎桐叛楚而僞伐桐使舒鳩導楚以乘吳師耳若爲楚伐桐矣楚何爲更伐吳乎注非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按此豫章不知與四年傳豫章是一是二更檢昭十三年傳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杜注引定二年傳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是杜以豫章爲一矣若以此之豫章卽後與楚夾漢之豫章不知將伐桐而見舟於豫章何爲且豫章近漢其與桐及巢之境遠矣

四年傳備物典策注典策春秋之制正義謂史官書策之典

若傳之所云發凡之例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據此則春秋之書當時亦有門例今不可考矣備物杜不解服虔謂當是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屬記考

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按今人讀書皆以一字爲一言若此九言云云古人亦有以一句爲一言者矣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注吳乘舟自淮來過蔡而舍之按吳乘舟自淮而來當時邗溝未開江淮不通不知水路通蔡之道記考

五年傳改步改玉注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

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按陳祥道禮書十九卷引此云改玉改步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玉亦隨異

六年傳公叔文子老矣注文子公叔發按魯論朱注作公孫枝誤公孫枝乃秦人枝或拔字之誤孔注作拔　檀公文子升於瑕丘注文子名拔

九年傳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注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據此則跪與坐恐無別記以考之

十年傳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按左右皆至而立絕句

哀公二年傳晉趙鞅納衛大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

必至焉注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余以是時晉軍未渡河也蓋以東西相望渡當至戚暗中不知其地相當可渡之地陽虎知軍行已在戚之北云不必卜度戚之所在但渡耳右河而南必至也　注意以戚在河東盡人可知不應云迷故云軍已渡河不知必至云者亦迷中決之之詞若渡河迷而北因悟導之迴車而南其詞不如是矣

冬蔡遷於州來按州來謂之下蔡淮水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淮之東岍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

四年傳楚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注陰地

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余疑陰地卽陰晉[illegible]之於秦秦改爲甯秦者也徐廣曰華陰蓋山北爲陰耳若[illegible]兵已臨上洛則東至陸渾皆兵勢所及恐亦不待請之於晉也杜因下致九州之戎而裂田以城蠻子必在陸渾之間不知晉人將城於此而蠻子不必奔於此也

楚子使閒諸周太史何云自王子朝奉典籍以奔楚於是使太史主之謂之周太史樹按此正義用服虔註

六年傳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注滅亡謂夏桀也按史記云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其歌不知云何也而杜於此注云夏桀時非不見史記不見僞古文耳尚書疏云服虔杜

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然則杜此注本服虔可云注桀爲誤而作僞者以此爲五子歌耳

七年傳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注諸大夫對也今其有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注諸大夫對也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錢受之云對曰以下皆景伯之言也知必危云云知魯不當以不德加邾已知其危而不得不言也杜注文義違反似爲未允

八年傳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注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

不欲盟王子故遂兩止按景伯不與伐邾之謀而城下之盟則深恥之負載造於萊門請釋子服何於吳釋舍也猶言舍我請不與盟也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以王子當景伯重之也注非

九年傳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閻若璩云胡三省謂廣陵故城謂之蕪城樂史云蕪城即揚州江都縣城但云古爲邗溝城大非邗吳地也據城當在大江濱今儀眞縣南有上江口下江口舊江口或者舊江口爲吳夫差所穿故班志云廣陵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是也近志竟實以

蜀岡爲邗城遺跡豈其然見尚書疏證六卷下九十余按酈注淮水東逕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云縣有中瀆水首受江水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又酈注渠水篇云逢澤水東北注渠即沙水也音蔡許慎正作沙音[illegible]按射陽故城在今山陽縣東南縣西有山陽瀆即古邗溝縣北五里有北神堰即古末口也然則此注末口乃末口之訛

十二年傳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注尋重也寒歇也按尋同燖故與寒對

十三年傳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季辛而畢正義謂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故虛言以恐之按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康成言是魯禮

十四年經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於舒州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司馬貞曰徐字从人說文作郐並音舒案說文郐城在魯東讀若塗不爲舒也郡國志曰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戰國策齊一篇曰楚威王戰勝於徐州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惠棟按徐本與舒通易困之九四云來徐徐釋文云子夏傳作荼荼蓋荼本古舒字是徐與舒通按釋文云子夏作荼荼翟同荼音圖王肅作余余余按古字多

借舒爲荼而荼不必遂爲舒也郗亦可讀舒說文之郗郎左
傳之舒傳之舒即史之徐讀徐讀舒皆不誤
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
之驟顧諸朝云云余往讀韓非宰我爲田常所殺史記弟子
列傳亦云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
之及考淮南人閒篇則明載其事言齊田常宰予事與左氏
哀十四年傳陳成子之殺闞止事同闞止字子我史記字宰
予亦云字子我但由諸家不見策書相傳訛耳且淮南言弒
簡公史記記與田常作亂於左傳皆不合
十六年傳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
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

車反祏於西圃注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
主石函據孔悝反祏大主藏主正義有辨記考之
齊管修注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按後漢陰興傳管
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据此則修始適楚故蒙以
齊也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呂黎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覩
逢道邊死朱子攷異云古人謂尸爲死左傳生拘石乞而問
白公之死漢書何處求子死桓東少年場按尹賞傳小顏注
死謂屍也朱子本之余謂死亦讀屍耳呂覽離俗言鄭富人
溺洧水人得其死者則死亦爲屍
公入於戎州已氏注已氏戎人姓按後漢書桓紀建和元年

濟陰有五色大鳥見於已氏章懷注故城在今宋州楚邱縣
古戎州已氏之邑
二十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按慶忌見於此則諸書所載
要離之事恐未實也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王與吳王有質按此當爲趙史故有先
王之稱別本先王作主註同